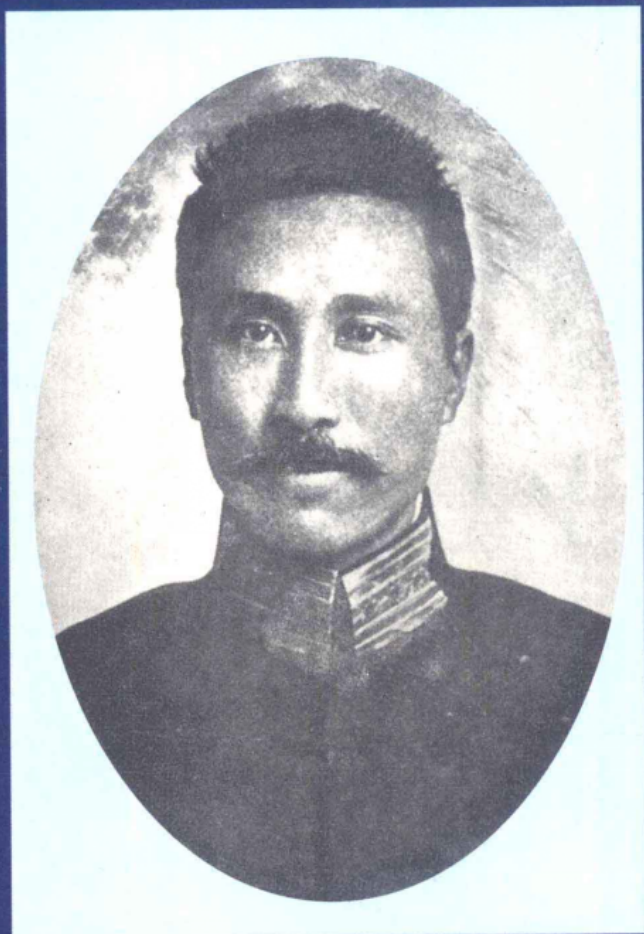


陳競存(炯明)先生年譜

陳定炎



教科書說陳炯明叛變、背叛孫中山、幸賴蔣介石千里赴難救總理脫險云云，都是鬼話。事實真相絕不如此一面倒。革命元勳陳炯明死後，他的兒子陳定炎窮一生之力，搜集文件，證實孫、蔣的卑鄙。這部年譜，正是翻案的信史。



9 789575 100599

陳競存（炯明）先生年譜

陳競存(炯明)先生年譜①②

李敖主編求是叢書①②

編 者 陳定炎

出 版 者 李敖出版社

榮譽發行人 張坤山

發 行 人 黃菊文

台北郵箱26-735號 傳真(02)7043175

郵撥帳號 0798807-8 蘇榮泉

負 責 人 王自義(與本書有關的全部法律責任)

總 編 輯 呂佳真

登 記 證 局版台業字第3897號

發 行 經 銷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6-4號

電話(02)2190778・3631407

傳真886-2-2182859

郵撥帳號 0104579-2

登 記 證 局版台業字第1166號

印 刷 所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縣土城市永豐路195巷9號

版 權 保有一切版權

版 次 一九九五年七月三十日初版

定 價 新台幣600元

ISBN 957-510-059-X

第十一章 下野時期的活動

(一九二三——一九二四)

四十六歲 一九二三(民國十二年)

先生通電下野(一月二日至九日)

西江戰事已起，粵軍第一師第四團戴戟叛變，葉舉率部退三水，是時紙幣低跌，前方各將領來電要求弛賭禁，以維持幣值。先生覆電云：粵軍可倒，賭不可開。一月十五日，先生不願遺禍桑梓，通電下野，即日回海豐，三十日抵香港。

領事團訪晤先生（一月三日士蔑）

新年初一，領事團往訪陳炯明將軍。陳答應對西江上外國商人的貿易，將予以充分的保護。廣州郵局照常接受寄梧州的郵件。

粵軍撤退梧州的情形（一月五日廣州美領事報告）

附有美國石油公司（Standard Oil Company）自梧州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來函兩件。摘譯如下：二十八日下午，局勢突變，河上流的粵軍開始退回城內，大小船隻，盡被充爲軍用，晚上全部粵軍撤離梧州。二十九日早，劉震寰的軍隊在前，滇軍在後，進入梧州。劉軍即大肆搶掠，直到黃昏秩序才稍恢復。城內所有商店及大部住宅，全爲軍隊所占居。滇軍人數最多，但軍紀還好。

這次變局是孫中山陰謀的成果。這些孫派軍隊計有：（一）楊希閔的滇、桂軍約一萬至一萬二千人，軍餉頗足，軍械極好。（二）劉震寰的軍隊約二千五百人，軍餉不足，軍械很壞。（三）陳天泰的桂軍約一千人，軍餉不足，軍械極壞。（四）粵軍第二師倒戈的約一千人。（五）沈鴻英有一千五百人今早抵此，軍餉爲沈自發的軍用票，軍械很好。沈其餘的軍隊約七千至八千人，在離此數哩的西江下流開發東下。（六）少數自治軍和土匪改編而成的隊伍。

這些孫派軍隊已向梧州商會索取三千擔米，借款十六萬元硬幣做爲軍餉，並要求接收沈鴻英的八十萬元軍用票。但梧州目前實在無法籌得所索的糧餉，現在正在嚴重的談判中。

粵軍方面，聞說葉舉已抵都城。在粵桂邊界，還有幾艘巡河艦，相信仍效忠於陳炯明。

所有粵軍現退駐於封川與都城之間，計有：(一)第三師陳章甫，前爲魏邦平之軍隊，有第五旅（李雄偉）與第六旅（鄭潤琦）共約四千人。(二)第二師熊略，前爲關國雄的第四師，約三千人，有部分已投敵。(三)第一師陳修爵，約二千人。(四)廣西第十二警備軍易健，約五百人。(五)廣西第一警備軍黃照榮。

滇桂軍起事之真相（一月十日華字）

此次劉震寰與滇軍約期起事，經過情形，言人人殊。昨有軍界某君，自梧州返省，據稱此事醞釀已久，劉震寰當粵中政變時，以實力未充，未敢加入。自回梧州後，即與滇軍密商進行。粵人某任劉參謀，復爲之規畫一切。故兩次來粵，某亦皆同行。劉復派所部某營長往來港滬，與民黨接洽，此前兩月事也。滇軍實力本在五旅長，范石生亦旅長之一，從前因事曾將某團長槍斃，該團長原係張開儒心腹，張因此離去，各事皆由楊希閔、范石生、蔣光烈等主持，意見亦未盡一致。後由劉震寰勸范蔣等，推楊任總指揮提挈進行。范蔣則偕劉來粵

接洽餉械事。先事粵人葉某、張某極力主張以張開儒任滇桂聯軍總司令，由京至滬，謁見孫中山，擬入桂宣慰，葉爲宣慰使，張爲副使，南下至梧州，向各軍聯絡。楊希閔無甚表示。時劉震寰有被推爲粵（開國雄舊部）桂聯軍總司令之說，至是亦未實現。卒由楊希閔派其參謀葉夏聲代表赴滬磋商，並由孫中山加以委任（楊任滇軍總司令，劉任桂軍總司令），局面乃定。但當時陳炯明對劉震寰舉動，已略有所聞，嘗對劉謂其兵士有受人運動消息。且滇唐（繼堯）既駐重兵於滇桂交界一帶，湘趙（恒惕）亦復有出兵助林虎回桂之傳說。而現駐貴縣之自治軍李宗仁所部與高雷方面之黃業興等，又皆林虎舊部。四方八面，似欲將滇桂軍包圍。劉楊知時機緊急，但其時劉范尙逗留廣州，乃一面由某處長送其家眷往港，劉范則一面回梧州，協同楊希閔舉事。此爲當日經過之真相。

林虎所部入桂（一月十日華字）

林虎所轄之黃業興、黃定華、蘇廷有等所部現爲入桂之左翼，由鬱林、羅定兩路向桂邊岑溪、泥橋沖沿江直攻戎墟。另函云：近有人傳說陸榮廷與沈鴻英已有言和之勢，其實陸沈自柳州之戰後，陸對沈已十分懷恨。今沈軍分兵下梧，陸氏正欲趁此機會，謀復地盤。恰值林虎回桂，故改其與沈言和之意而聯林氏。林出發之日，即接其來電略云：現派陸雲高率軍

十二營沿江而下，以援助回桂，而劉達慶、劉炳宇等之通電擁護林虎回桂，由於陸氏之主意也。現聞陸軍已抵陸川云云。

孫中山討陳電（一月十一日華字）

電中有云：「陳逆炯明叛國之罪，擢髮難數，半載以來，倒行逆施，紀綱蕩然，驕兵悍將、貪官污吏，以百姓爲魚肉，尤復跼弛賭禁，操縱金融，以致民生憔悴，不可終日，禍粵之罪，更不容誅。」（全文見附錄二十四）

粵軍內變之情形（一月十二日華字）

粵軍節節退守，六日失德慶，八日葉舉有電告急，亦謂軍無鬥志，士不用命。於是陳炯明知非爲敵所敗，實則內變。乃調陳炯光六營前往援助，而爲時已晚，粵軍已退至祿步，聞第四師及第一師均有變動。另函云：陳炯明自接葉舉來電，知局勢已變。即嚴令楊坤如、黃志桓、謝嬰白飭駐省各軍嚴陣以待。並於十日開特別緊急會議。列席者爲楊坤如、黃志桓、謝嬰白、金章、馬育航等三十餘人，據傳陳氏對於退防，亦非不允，但必俟有繼任之人，確能以實力維持秩序者，乃肯自退。結果聞主張魏邦平，蓋魏氏對於聯軍粵軍雙方各有感情，而對於人民聲望亦甚好也。

西江戰局劇變中，先生堅持禁賭（一月十二日華字）

士蔑西報載稱肇慶粵軍因兵變退至廣利等處，某君言此次事變，完全是財政上作用。緣省幣大跌，粵政府無現款以發軍餉。孫黨遂以巨款運動粵軍將士，致有數營譁變。其時軍餉可取給於賭館，惟陳炯明嚴禁賭博，力拒弛禁之勸言，並謂寧願辭職而去，尤愈於恢復賭禍。陳氏所切望之英法借款，又遭失敗。故政府除低跌紙幣外，無復有現款以清發軍餉。孫中山乃趁此機會，以金錢收買粵軍叛變。現廣州或不致有戰事發生。若前線粵軍仍是失利，陳炯明將自引退。蓋陳氏不願廣州罹兵災之擾亂也。刻下滇桂軍尚在廣州百里之外，但粵軍將兵未審仍效忠於陳氏，抑貪利而為滇桂軍所用，此為唯一之問題云。

評粵局的突變（一月十二日士蔑社論）

廣州又面臨戰禍。歷史迭迭重演，真正受苦者，還不是渴望和平的老百姓。顯明的，如果陳炯明准其將領重開賭博，以充實軍餉，則不致有兵變。但陳堅持其原則，屢次聲言寧願下野，絕不開賭。我們真的佩服他。但是，最可惋惜的事實，在今日的中國，政權需要軍隊為其後盾。我們希望仍效忠於陳炯明的軍隊，繼續的支持他。

西報記者與粵省長秘書之談話（一月十三日華字）

士蔑西報載稱粵省長陳席儒前日偕秘書及職員數員來港。本報（士蔑）訪員往訪陳之秘書員，得悉陳氏離省之故，乃欲在港養病，蓋陳於前六個月，殫精竭力，冀使凋敝粵省，得以恢復秩序，而今日粵桂戰爭，更以紛擾其心志，致神經衰弱，現已延醫調理。陳既抱病，訪員不獲與之晤面，祇見秘書員暢談粵事，據其所言，堪以證實連日關於粵省戰雲醞釀之各種報告。其最著者，厥為孫黨之宣傳，使粵軍背叛陳炯明，致駐肇慶軍隊，不戰而退返河口，俾滇桂軍得至離廣州不遠之地點，如入無人之境。（該秘書員又言：）自現政府成立以來，業感受財政上困難，陳（席儒）省長於任期內所辦政務，最費時最耗神者，為整理孫中山遺下之焚亂財政。該秘書員對於借債談判足以從速整理財政之希望，甚為悲觀云。

劉震寰的背叛（英國情報一九二二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間）

劉震寰以保衛梧州為藉口，向陳炯明拿了十萬元軍餉和大批軍火後，即行倒戈。

西南關餘與滇桂軍之侵粵（一月十七日華字）

此次滇桂軍舉事，由於孫中山、岑春煊提用西南關餘存款接濟。此項關餘祇係在香港一部，約共二十四萬。聞滇軍領得八萬，沈（鴻英）軍十萬，劉震寰未詳。各軍得款後，即實行舉事云。

先生離省情形（一月十八日華字）

陳炯明於十三四等日迭接密報，知情勢緊張，不欲糜爛粵垣，遂召黃強、馬育航等到總部磋商退防，言不欲以個人致累大局。又謂我退則目標已去，再有戰事，我可告無罪。黃等無言，陳乃一面下令各機關人員十六日起不用到差，一面電前敵軍隊退防。一面責成熊略以軍警聯合處處長名義，會同保安司令李炳榮維持省垣秩序。河南方面，則數日前已調袁帶率所部駐防。此外尚有李羣一團，奉熊略令回防河南。聞由江某紳所請，布置已畢，乃命某秘書擬辭職布告，並通電各社團宣告辭職。原文有「炯明不去，粵不得安」二語，聞由陳親筆加入。旋即隨同軍隊回惠州。

北京政府堅持蘇俄軍隊撤離外蒙（一月十八日英國倫敦時報）

柏林一月十四日訊：中國政府代表團赴莫斯科道經柏林時，其中一代表告訴報界，該團赴俄目的爲欲與莫斯科當局直接交涉，以速解決中蘇間之主要問題。按中蘇談判本應於去年十月在北京開始舉行，但因俄代表越飛生病而延期；後來在初步談判中，雙方對外蒙古與中東鐵路問題，各堅持所見，終成僵局。中國方面堅持蘇俄軍隊必須撤離外蒙。

吳佩孚與沈鴻英之密約（一月二十日南京美領事）

根據這裏一位高級的中國官吏對粵局的分析，吳佩孚曾暗中資助沈鴻英，以控制陳炯明可能由福建向長江南岸方面發展的企圖。沈軍人數原來不多，後來收容了大部自雲南敗走的顧品珍舊部。沈現在宣言助孫逐陳，其實沈之真正意志，卻在謀重建政學系在粵的政權。

粵軍退往東江後的布防（一月二十日華字）

頃據由東江來省者言，陳炯明十六日早由石龍返惠州，仍以百花洲爲辦事處，隨行之金章、黃強、葉舉、鍾秀南、馬育航諸人則在惠州善後處居住。陳恐滇桂軍趁勢追擊，刻已在惠頒布戒嚴令，一面仍派葉舉爲指揮，分兵開赴東江上游與北江接連之翁源界內，嚴密扼守以防追兵分路襲擊。至由惠州至石龍水道，刻除派兵嚴守蘇村、博羅等各重要地點外，復於綠蘭河面設立檢查處檢查船舶云。

另一專訪函云：陳炯明自率隊退防惠州後，即將廣九車輛扣留於石龍，以防他軍追擊，連日車路不同，實緣於此。現陳軍由石龍起布防計至惠州共約三十餘營，若果閩南各部仍然附陳，統計尚不下七八十營。聞以石龍爲第一防線，駐紮重兵，仍委熊略擔任防務云

開賭呼聲（一月二十日華字）

此次陳炯明失敗之原因，係因軍餉問題。當時粵軍各軍官意見以爲救濟目前計，均主張

即弛賭禁。惟陳氏及黃強則力主不可，並以去就力爭。聞陳對各將領言，諸君如開賭，我可自退，任諸君爲之而已。各將領以軍餉無著，因此灰心，此事人多知之。連日以來，省城已有番攤館開賭矣。茲就最近調查所及，西堤某茶樓右鄰吉鋪，昨已公然開賭，其門首並大書「樓上銀牌」等字，其餘東門南關二馬路亦繼續開設，而社會遂喧傳省城不久將盡復賭矣。

孫中山與英國的初步接觸（一月二十二日上海英總領事向北京英公使密告）

俄使越飛於一月十七日來上海，報上盛載他與孫中山友善的關係。陳友仁特於十九日來訪晤本領事。陳說孫中山認爲中國是一弱國，不能不與其鄰國蘇俄交善，他（孫）並不是一個共產主義的信徒。陳友仁堅持要我將孫這態度轉達英國當局，並示意孫中山南下時，極希望能與香港總督一晤。我的印象是孫中山這次沒有完全信心可以恢復其前在廣州中的地位，故期望能有個同情他的鄰居（香港）爲助。

英國對陳孫的態度（一月二十三日廣州美領事）

去春香港海員罷工潮，英國認爲孫中山從中慫恿，故對孫持有極不友善的態度。當陳孫之爭時，英國是同情陳炯明的。究竟實際上有無助陳，不得而知，但至少在精神上支持陳。

滇軍楊希閔宣言（一月二十五日華字）

其中有言：（一）本軍係國家軍隊，絕不干粵省內政。但爲鞏固西南局勢，促成國家統一，以滅除將來糾紛起見，軍政高級官須得本軍同意。（二）希望孫（中山）、岑（春煊）兩公確實攜手，以謀國家統一。

孫中山與俄代表有關外蒙之宣言（一月二十九日上海字林西報）

一月二十六日孫中山與蘇俄代表越飛在上海聯合宣言，其有關外蒙一段如下：越飛鄭重聲明蘇俄政府在從前與現在，對外蒙古絕對沒有帝國主義者使其脫離中國而獨立的野心。孫中山對這聲明感到完全滿意，因此認爲蘇俄軍隊馬上撤離外蒙，不是一個急切或對中國真有利益的問題，尤其是目前的北京政府，如果蘇俄軍隊撤離外蒙，實無力阻止白俄軍隊之重返外蒙，做反對蘇俄政府的活動。

評孫中山的宣言（一月二十七日士蔑）

孫中山最近在上海又發表一宣言。他說「護法者」把陳炯明逐出廣州，除掉了一個對中國統一的大障礙。孫中山稱這些占據廣州的暴徒爲「護法者」，真是新奇的說法。他更忘記了不久前他本人就是中國統一的最大障礙之一。

孫中山說要裁去一半軍隊使之爲勞工團，做開路等類工作，這其實不是一個新的建議。問題是先去掉誰的軍隊？幾個月前，陳炯明建議開全國裁軍會議來解決這個問題。沒有像陳炯明這樣比較具體的建議，而空談裁軍，實是自欺欺人。

江防司令會議衝突情形（一月二十九日華字）

二十六晚滇桂軍各要人在長堤江防司令部會議，是日會議係由滇軍楊希閔函約，列席者爲胡漢民、鄒魯、魏邦平、楊希閔、李易標、劉震寰、沈鴻英代表黃鴻猷、陳策、滇軍參謀長夏聲等十餘人，此次會議目的係在討論各軍餉項事。開會時，首由李易標起立發言，略謂滇桂軍千辛萬苦，東下討賊，今廣州克服已多日而軍餉仍絲毫未有著落。況有人倡言反對客軍，究竟此事何法解決，何人負責等語。胡（漢民）省長旋起立發言，謂軍餉固當速籌，但先須各軍將各機關退回，方能著手。譬如造幣廠原屬生利事業，若不交還，政府何從統一財政，財政不能統一，籌款如何能進行。胡漢民言畢，沈鴻英代表黃鴻猷即忿然曰：既無辦法，何必會議，不如大家散去，並以手拍桌，各人隨之紛紛離席。魏邦平時正欲轉身起行，有人在後面將魏箍住，此人係隨楊希閔來者，各人皆有衛隊在場（會場在樓上，胡亦有衛隊相隨，魏之衛隊則多在樓下），某衛隊即向樓板開槍示威，各方衛隊亦多開槍。一時樓上下秩序大亂，見有多

人擁魏下樓去。胡向樓梯跑下，尚有梯三級，匆惶跌下，遂臥在樓底佯做死狀，旋被兵搜得胡身上有銀紙一大捲及皮包手錶，皆被搶去，胡急於求脫，亦寧願犧牲不敢出言。鄒魯則躲在一房內，臥地佯死。陳策不知去向。時夏聲旋高呼謂祇係魏邦平事，與省長（胡漢民）、海濱（鄒魯）各人，絕無關係。李易標亦謂魏氏首鼠兩端，有許多事對不住滇桂軍，與各位無關。劉震寰則跑來跑去，大聲叫胡省長到何處去，卒在樓底見胡，並尋得鄒魯，乃扶之出門登車。劉言當回省署，胡力持不可，乃去大沙頭，再往沙面。當時司令部亦有軍隊包圍。事後調查，胡漢民衛隊死三人，黃鴻猷中槍斃命，其餘傷斃未詳。胡漢民等既避往沙面，即由某領事電滇桂軍，謂魏已入英籍，要求將其釋放。滇桂軍要先將魏軍繳械，雙方交涉，卒不得要領。

先生請中央收編所部（一月三十日）

黎元洪大總統令：粵中不幸，突起兵端，袍澤相殘，殊深隱痛。現陳炯明不忍糜爛桑梓，翩然下野，並請中央收編所部等情具經，厭亂悔禍，深堪嘉許。所冀在粵主客各軍將領互謀諒解，勿再私爭，用副國民希望和平之意。此令。

洪兆麟、翁式亮致孫中山電（二月一日華字）

上海孫大總統、福州許總司令、李軍長、各司令、各旅長、各支隊、各團長鈞鑒：養電